

# 中西比较文学

## 教学参考书

刘 波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386

# 中西比较文学教学 参考书

刘波 主编  
姜桂栩 张志庆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西比较文学教学参考书**

刘 波 主编

姜桂栩 张志庆 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制本总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5 字数 530 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 470

ISBN7-04-002798-4 / I · 54

定价 5.35 元

## 编 辑 说 明

该书是为配合《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编选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深感有关比较文学的学习参考资料严重不足，而且比较零散，查阅极不方便，为此，编选了这部资料集，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有关资料汇集起来，按照《教程》的章节加以编排，为中西比较文学课提供一部比较完备的教学参考书。

为了全面反映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面貌，我们尽力汇集了学科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代表性论述和各国的研究成果，力图在各种观点组成的动态网络上，勾勒出这门学科的基本脉络。书后附有：“常用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选注”、“中外比较文学学者简介”，供学习者参考。

由于水平所限，资料不足，编选不当等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拟在今后适当时候再作修订。

## 目 录

一 当代世界文化趋势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性	1
二 比较文学的性质、范围和意义	37
三 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133
四 接受和影响	223
五 中西文学的相互交往与融合	265
六 媒介学	305
七 主题学	341
八 文类学	381
九 跨学科研究	409
十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	443
十一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481
十二 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509
十三 中西文论比较研究	555
附录一 常用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选注	597
附录二 中外比较文学学者简介	621
编后	652

一

当代世界文化趋势  
与比较文学发展的  
必然性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4—255 页。

……歌德说，“在没有见到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②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

我说，“中国传奇？那一定显得很奇怪呀。”

歌德说，“并不象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

---

①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编者注。

②据法译注：即《两姊妹》，有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米萨特（Abei Rémusat）的法译本，按，可能指《风月好逑传》。歌德在这部法译本上写了很多评论，据说他准备晚年根据该书写一篇长诗，但是后来没来得及写就去世了。

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sup>①</sup>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例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藤椅令人想到极轻极雅。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象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又说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接着说，“我看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假使这种题材不是由贝朗瑞那样具有大才能的人来写的话，就会引起我的高度反感。贝朗瑞用这种题材却不但不引起反感，而且引人入胜。请你说一说，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

我说，“象贝朗瑞那样的才能对道德题材是无法处理的。”歌德说，“你说得对，贝朗瑞正是在处理当时反常的恶习中揭示和发展出他的本性特长。”我就问，“这部中国传奇在中国算不算最好的作

---

<sup>①</sup>理查生 (S.Richardson)，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受到狄德罗的高度赞扬，对近代西方小说影响很大。代表作是《克拉里莎·哈罗》。

品呢？”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歌德接着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马提森先生<sup>①</sup>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我也不能自视为唯一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sup>②</sup>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113页。

……文化交往的意思就是语言类型、社会、文化间的一致与差别，它有助于异国的文学因素的播散。一个发育得平衡、正常的文化，在保存它自己文化中建设性因素的前提下，会吸收与同化外界的东西。文化交往是文化的整体及变异化的一种特殊情况，它要分析那个研究对象的社会中的主要范例。外来影响，以及对这影响的接纳，这两桩事必定会使原本的文化因素有所歪曲或变形；但这两桩事又成为肯定原本文化存在的手段。如果不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文化交往史无论搞得多么细致，也不过是外

---

①马提森（Mathisson, 1761—1851）是和歌德同时的德国抒情诗人。

②歌德在这里提出“世界文学”，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这个名词恰恰早二十年。基本的区别在于歌德从唯心的普遍人性论出发，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经济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出发。

国在这个国家里的反照和改变。对于国际交往的分析，不应满足于开列一张越过国境线作品名称的清单，也不能只是叙述这些作品日后的变化，它应该是对这种接触与渗透的本质作出论断。

法国《拉罗斯百科全书》，《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近年来，知识的范围以内，差不多没有一年没有新开辟的境界。欧亚两洲新民族续续兴起，同时新的文学也续续出现。又因各国的思想彼此接触交换，因而文学上显出一种国际的精神。

上文说过，有好几国的文学都是依靠着过去的历史为生命的，所以对于世界主义的潮流竭力抵制着，不使侵入。然而它们彼此间有许多接触的地方，而且不知不觉之间互相发生影响。它们对于文学上这种国际自由交换的趋势，无论怎样的竭力遏制，无论怎样的采用保護政策，却因政治上继续要发生关系，所以免不了有许多不能不接触的地方。

[法]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06—407页。

我们现在已将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无论何事已都有这样的趋势。世界各民族都将不复能抵制这种趋势，而不得不大家汇入同一生活的潮流。未几而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北京，新金山，横滨，旧金山，纽约都将成为一个全体的各部分，即经济学家所谓“世界市场”；于此，世界各部分的需要和供给将无论何时都能维持平衡的形势。

从此世界的全人类将由文学，艺术，商业，实业等等，表现出他们的大同精神，将不复为从前的国别所限制。盖人类与自然界接触的范围即将不绝的扩大，所以环境也将不复能有从前那样显著。因各民族接触愈密的结果，向来各个所具的特性必将渐归消灭，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是自然进化的一种公例，是

种无可逃避的公例。从此知识上的世界主义将渐渐扩大，而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渐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进步而终至于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之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

总之，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将成为世界思想的生命；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族性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了。

同上书，第 466—467 页。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从美学上考虑，它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需把作者和创作环境当作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而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本书却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象“果”反映了“因”一样，这种特点在他所有作品中都会表现出来，自然也会体现在这一本书里，不对它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本书。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9月版，第2页。

“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4—5页。

文化交流是交通畅达的自然结果。人类心灵活动所遵循的理本来不能有很大的差别，《易经》所以有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名言。但是因为有地理上的阻隔，每个民族各囿于一个区域发展它的文化；又因为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每个文化倾向某方面发展，具有它所特有的个性，逐渐与其他文化不同。不同的文化如果不相接触，自然不能互相影响；如果相接触，则模仿出于人类的天性，彼此截长补短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就人类全体说，这种文化交流是值得提倡的，它可以除去各民族都难免的偏蔽，逐渐促成文化上的大同。一个民族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吸收滋养料，可以使自己的文化更加丰富。这里我们大可不必听短见的狭义的国家主义作祟。“相观而善之谓摩”，这是我们先圣对于个人交友的看法，它也可以推广到整个民族。“见贤思齐”原来不是一件羞耻，我不了解“文坛耆宿”何以必定把接受欧化当作一件奇耻大辱，单就文学与语文来说，欧洲各国从有文学史以来，就互相影响。最显著的是英文，于今英文所保留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成分极少，大部分都是从希腊、拉丁、北欧语和法文“借”来的。从

十四世纪起，英国文学和语文几乎没有一时不受法国的影响。因为英文肯虚心采纳外来的成分，它才变成了世界上一种最丰富的语文。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欧化是“腾笑友邦，毒虐国家”呢？难道我们忘记以往翻译佛典的那一大宗公案？“如是我闻”，“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以积聚义故，说名为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些语句的组织，如果稍加分析，都是由欧化来的（因为印度文仍属印度欧罗巴系）。何以古人接受欧化可成经典，我们主张接受欧化，就是大逆不道？

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1页。

……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钱钟书：《年鉴寄语》，《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现在各大学中文系都有三个教研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三个教研组开设的课程互不通气，似乎连学生也已三分天下。……我的目的则是希望学生对文学研究扩大视域，打破古今中外的隔阂，养成一种对文学的世界性观念。必须使学生，乃至教师，树立起这样一种博大的文艺观，中文系的三个教

研组才能收到一致的教学效果。

施蛰存：《关于比较文学的一些意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1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现代世界主要有两个发展，使我们的东—西方关系研究超过了当年波斯奈特的阶段。这两个发展都不是文学方面的——一个是喷气式飞机的发明，一个是廉价印刷术的发现。在这些技术革新之前，西方人大多数对中国和日本只有一些极为模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与其说是由现实构成，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想像。喷气式飞机旅行和大批量印刷很快把这两种文化结合到一起来了，其速度是很多世纪以来耐心的学术研究所望尘莫及的。

阿·欧文·奥尔德里奇：《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大大改善了对于宇宙结构、社会结构和人类意识结构的认识。爱因斯坦使人类懂得了必须以认识主体的时间为一维的四维空间，人类第一次从无垠的星际世界看到人类共同生活的蓝色球体。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共产党宣言》）。弗洛伊德学说证实了“原我”、“自我”、“超我”三层意识结构的普遍存在，创立了关于潜意识的理论。人类对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认识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这些新的认识必然引起各种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的革新。孤立、绝缘、割裂、封闭的状态已成为不可能，在人类知识领域，各种学科的相互切入、渗透、融合，各种边缘学科的勃兴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世界，正在走向综合。

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名与实》《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人类知识正在趋于综合，过去文学研究孤立、割裂、封闭的局面正在被综合、联系的趋势所代替。人们越来越感到文学是属于世界的，离开了对于不同文学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文学问题就难于得到圆满的解释。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的理论只能解释某种文学体系，而是希望它既能解释西方文学，也能解释东方文学。

……  
这种综合的趋势不仅表现于文学架构的探索，也表现于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综合研究。例如浪漫主义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作为表现方法来说很早就存在于不同文学体系之中。例如屈原、李白都曾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创作，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又作为一种特定的欧洲文艺思潮进入中国，影响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一代作家。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学中固有的浪漫主义方法，也不了解五四以来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上面所说的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汇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和差别的追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了解一个文学体系的特点，必须从一个外在的立足点，有其他文学体系作为参照系统才有可能。而且，越是不同的文学体系，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过去，人们总认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学根本没有可比性。近来，这种观念已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就曾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和重视理论研究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特色来讨论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参照他种文学体系来研究某一文学体系的特点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联的，无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东方文学，或从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学，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东方文学现象，或以东方文艺理论来探讨西方文学现象都会开拓文学研究领域，得出有意思的结论。……

综合，也包含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域内，有关各种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以及某种文学体系的迁移和流播的综合研究。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sup>①</sup>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二三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sup>②</sup>，三十年代又出版了陈铨所写的《中德文学研究》。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也出现过许多文章。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文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明显诱因。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几十年的动向。特别是五四时期，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作为一个众多文化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范例，在世界文化史上亦属不可多得。事实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都出现在亚洲，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中文学的相互影响却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最近法国学者 C. 沙梦编著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sup>③</sup>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

总之，我们正面临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

---

①转引自《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朱杰勤译，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已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